



思想的眼睛

Henri Cartier-Bresson

布列松论摄影

[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著 赵欣 译

“Photographie et dessin”
— mise en parallèle —

The
mind's
eye

Le photographie est,
pour moi, l'impulsion
spontanée d'une attention
visuelle perpétuelle,
qui saisit l'instant
et son éternité. —

Le dessin, lui, par sa
graphologie élabore
ce que notre conscience
a saisi de cet instant. —

La photo est une action
immédiate;
le dessin une méditation.

27.4.92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论摄影 / (法)卡蒂埃-布列松
著;赵欣译. -- 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236-937-5

I. ①思… II. ①卡… ②赵 III. ①摄影艺术
IV. ①J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0798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2-3776
Copyright ©1996 Editions Fata Morgana.
本书根据法文版翻译。

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论摄影

作者: [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译者: 赵欣

引进策划: 赵迎新

责任编辑: 常爱平 谢建国

封面设计: 衣钊

版式设计: 李小兔

出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book.com

邮箱: office@cpphbook.com

印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32开

纸张规格: 889mm × 1194mm

印张: 3

字数: 5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236-937-5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思想的眼睛

布列松论摄影

[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著 赵欣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目 录

- 7 ■ 最轻便的行囊（代前言）
热拉尔·马塞
- 15 ■ 决定性瞬间
- 35 ■ 根据本质思考
- 43 ■ 莫斯科，1955
- 49 ■ 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 55 ■ 古巴，1963
- 65 ■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
- 69 ■ 安德烈·布勒东 “太阳王”
- 73 ■ 让·雷诺阿
- 77 ■ 罗密欧·马丁内斯
- 81 ■ 我的朋友西摩
- 87 ■ 罗伯特·杜瓦诺
- 91 ■ 莎拉·莫恩

摄影和绘画是并行的。

对我来说，摄影永远是视觉注意力的自发性行为，它捕捉的是瞬间和永恒。

绘画对瞬间的表现，是通过笔触来传达我们的意识；摄影需即刻采取行动，绘画则要深思熟虑。

1992年4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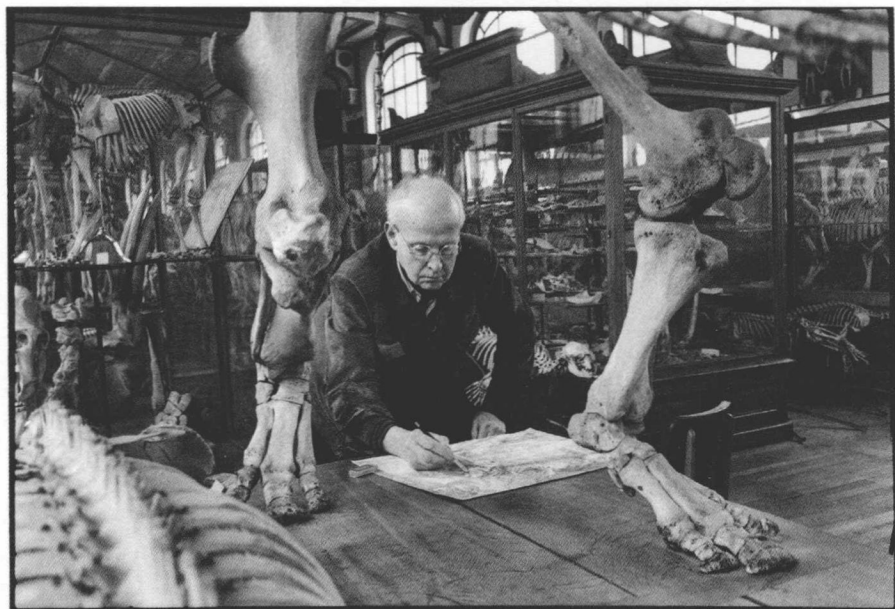
"Photographier et dessiner"
— mise en parallèle —

Le photographier est,
pour moi, l'impulsion
spontanée d'une attention
visuelle perpétuelle,
qui saisit l'instant
et son éternité. —

Le dessin, lui, par sa
graphologie élabore
ce que notre conscience
a saisi de cet instant. —

La photo est une action
immédiate;
le dessin une méditation.

27.4.92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玛蒂娜·弗朗克摄。

最轻便的行囊（代前言）

热拉尔·马塞 (Gérard Macé)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只带着最轻便的行囊周游世界。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暗示徕卡相机如何地了不起。布列松在安德鲁·皮埃尔·蒙迪雅戈斯 (André Pieyre Mandiargues) 的陪伴下游走欧洲，这台神奇、轻便的相机既能让他遁形于闹市，也方便他在关键时刻拔腿就跑，并且可以不着痕迹地摆脱学院教学体系中类似于纯透视学的表现方法。随后的亚洲之行让他接触到更多事情，处处向他提供更多的场景，整个世界仿佛都成了为他开放的工作室。

当然，在他之前，印象派的画家们早已将画架支到了河边和草地上，虽然光线有如露珠般倏然而逝，然而在他们的世界里永远是周末；而照片不同，它所表现出来的总是工作日。

尽管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一直热衷于绘画，但是我们终究无法将他的一生同画架前流逝的风景联系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好奇，或者是那些黄蜂令他局促不安，最后，他终于成为一名为照片而烦恼的摄影师。对于这位处于喧嚣中的佛教徒来说，曝光的事太严肃，器材太沉重。

使用最轻便的设备拍摄，是我们时常提到的老话题。一旦我们熟悉了这类轻便的设备，它就可以时时处处伴随着我们。这也使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得以在人群中不被关注，从而捕获那些精彩的瞬间。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作品中看出他赋予瞬间的意义。例如，像其雕塑作品中的姿态一样行走的贾科梅蒂 (Giacometti)；手扶着衬衫袖子沉思的福克纳 (Faulkner)；在烟尘和云雾笼罩着的印度，开屏的孔雀展现了其命运的色彩……这是大师的语言，这让他将摄影的要义带到暗箱中，并阐释了他原先所不了解的、被德拉克洛瓦 (Delacroix) 称作“绘图机器”的有关看法。它可以纠正视觉错误并填补教学上的空白：“达盖尔摄影法超越了模仿，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相较于绘画在对自然的模仿过程中几乎总是忽略一些细节的现象，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艺术家充分了解拍摄对象的组织结构创造了条件：通过对阴影和光线强弱的精确控制，实现微妙的影调变化，如果缺少这一点，作品就无法体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回过头再看绘画，就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近年所做的那样，它是打破镜子，用肉眼观看，也就是说接受这

个谬误的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缺陷。

在拍摄照片前对混乱的表象进行思考，而不是选择逃避。总之，源于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最终他找到了自由表达的形式。

可以看出，在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写作中体现着他的风格——统一、完整，无论是证明、说明还是题词，都是简明扼要的艺术作品，成功的即兴之作。这源于他毫厘不差的准确措词。（举例来说，当他听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 [Jean-Sébastien Bach] 的大提琴组曲之后，下面这句话引发了一种不确定性：“这是临终之前，为起舞而作的音乐。”）这传达了与他在摄影上的主张“决定性瞬间”同样的感觉。

特里亚德 (Tériade)，让人无法忘却的《决定性瞬间》(Images à la sauvette) 的出版商，他向我们展示了出版的艺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写序言的时候也很好地展现出他的才能。这本书立刻成为众多摄影师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参阅：对回忆的描述严谨而准确，它本身就是充满诗意的艺术作品，正如我们阅读时体会到的那种强烈感觉。在谈到让·雷诺阿 (Jean Renoir) 的时候，充满了幽默和感染力；关于古巴，有理有据、毫无偏见，对早期的卡斯特罗政权，他比大多数人理解得更深，比很多专门写这位强权人物的作家做得更好。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用中国墨水写作，无疑是因为这种墨水不会被水洩掉。而现在，多亏了传真机，它对于写作的意义，就像拍摄之于徕卡，没有时滞。他并不讨厌某些摄影器械，只要它们轻快便捷，也就是说，只要能帮助他捕获决定性的瞬间。

另外，还要精确地瞄准目标，此时仅仅靠眼睛是不够的，有时还要暂时屏住呼吸。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这位不按常规出牌的杰出“射手”。

我的兴趣，从来不在于摄影“本身”，而是它所呈现的一种可能性——通过忘记自己——来记录拍摄对象于若干分之一秒内的情绪和画面的形式之美，换句话说，就是画面唤起的几何结构的美感。

相机就是我的速写簿。

1994年2月8日

Ma passion n'a jamais été pour
la photographie "en elle-même",
mais pour la possibilité, en s'
oubliant soi-même, d'enregistrer
dans une fraction de seconde
l'émotion procurée par le sujet
et la beauté de la forme,
c'est à dire une géométrie
éveillée par ce qui est offert.

Le tir photographique est
un de mes carnets de croquis.

8.2.94



圣拉扎尔车站后面。法国巴黎，1932年。

决定性瞬间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决定性的时刻。”

——红衣主教 雷兹 (Retz)

我一直对绘画充满热情。在孩童时代，我每周四和周日都要画画，在其他的日子里我总是盼望着那一刻快点到来。当时我和许多孩子一样，拥有一台布朗尼相机，但仅仅是不时地用它将假期的记忆填满我的小相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真正地透过镜头去观看，我的小世界变大了，这也是假日生活照片的结束。

当然还有电影。珀尔·怀特 (Pearl White) 的《纽约之谜》(*Mystères de New York*)、格里菲斯 (Griffith) 的著名电影《凋谢的花朵》(*Le lys brisé*)、斯特罗海姆 (Stroheim) 早期的影片《贪婪》(*Les rapaces*)、爱森斯坦 (Eisenstein) 的《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e*) 和德莱耶 (Dreyer) 的《圣女贞德蒙难记》(*Jeanne d'Arc*)，都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后来我从一些摄影师那里看到尤金·阿杰 (*épreuves Atget*) 的照片，它们给了我非